

晚明江南的市镇与士绅

□王淼

明代中后期,是商品经济和市场体系蓬勃发展的时期。尤其是江南地区的长江三角洲一带,一些具有重要市场功能的商品集散地应运而生。这些商品集散地逐渐发育成为介于州县和乡村之间的市镇,它们既属于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高端市场的起点,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,其形成过程则与士绅的推动有着莫大的关系。但是,因为市镇处在传统的行政体制之外,难以纳入官府正常的管理范围,势必为官府的治理带来城乡二元之外的挑战。市镇亦因之成为一个标本,以市镇为视角,既可以观察江南基层社会演进的历史,也不难窥见市镇兴起所带来的江南地域结构的变化。

明清史学者杨茜的新著《市镇内外》,即是一部关注晚明市镇演进的区域社会史著作。作者主要从“内”和“外”两个方面聚焦江南市镇的发育与生长:所谓“内”,是深入市镇内部,揭示士绅阶层的形成,以及他们在市镇的发育与生长的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;所谓“外”,是以市镇的外部环境为切入点,剖析市镇自然生成的原因,官府针对城乡二元之外的挑战的应对策略和士绅的周旋谋划,市镇对晚明时期江南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和冲击。十六世纪以降,明朝开启了“早期工业化”的进程,在长江三角洲一

带,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渐减少,棉纺织业全面普及,商贸活动日渐增多,士绅阶层发展壮大……如此种种,无不凸显出市镇之于江南社会的重要性,亦因之使得市镇跃居为明朝基层社会至关重要的一环。

江南市镇的发育与生长,首先是与士绅的推动分不开的。杨茜笔下的士绅,大抵包括庶民大地主和科举入仕者两类人,庶民大地主积累财富的过程,则可以归结为三个方向:一是借助前朝积累的家底,在明代早期创市,取得致富的先机;二是通过王朝初创时期的土地开发得以致富,继而创市;三是由商业投资积累资本,进而成为市镇形成过程中的显要力量。而庶民大地主完成原始积累之后,也大都会向科举仕宦转型,因为庶民大地主要想保住既有的利益不受侵害,他们仅仅拥有财富还不够,还需要有权力的护持——科举成为推动家族向上流动或维持士绅地位的决定性因素,科举仕宦出身的士绅最终成为市镇权力格局的胜出者。

以嘉善的丁氏家族为例,丁家先祖以土地经营致富,在宋元时期已是富户。明朝洪武年间,丁长如被举荐为湖广黄州通判,丁氏家族就此成为仕宦之家,丁家人在地方的话语权和家族的经济实力均得到大幅提升。然而到了正德和嘉靖年间,因为赋税日增、徭役日重,失去庇护的丁家后人已然沦落到濒临破产的境地。直至嘉靖四十年,丁长如的孙子

丁衮以纳贡之例,为两个儿子换得了国子监监生的资格,其中一个儿子考中进士,丁氏家族才再次崛起,重新跻身于官僚精英阶层,获取了足够与外界环境博弈的能力,成为嘉善当地著名的士族。而丁氏家族也受到乡间倚重,其生活空间得到了更多的经营建设,可以说这一切均得益于丁氏家族科举的成功。

时值明代中后期,市镇这一聚落形态自行政体制外自行生长出来,而且具有数量巨大、发达程度高、功能显著等特征,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正是因为市镇不具有建制性,处于国家政策的边缘地带,没有相应的政治地位,所以它们在争取国家资源上不占优势,地方官员对市镇事务的处理手段也存在着“非建制”带来的盲点。当官府无法协调各方利益,乃至地方行政与朝廷政令严重背离时,端赖占据市镇权力格局主导地位的士绅望族居中调和,控制乡村集市,制定市场规则,影响周边区域的生活和文化……才最终成就了“自成一体”的市镇。

诚如杨茜所论述的那样,在带有明显人为“创市”痕迹的市镇中,权势阶层曾经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;而市镇的形成则又推动了地方力量的“士绅化”——市镇的形成与士绅的崛起互相成就,家族的命运与市场的生长彼此交融,两者既在多个层面决定市镇的发展样态,也共同构成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市镇大发展的重要类型。

在至美名画中自我疗愈

□郭春艳

艺术鉴赏和心理本属两个不同阵容,而在最新出版的《有画至美》和《在艺术中自我疗愈》两本书中,作者吴克成以心理咨询师的视角来解读画家和画作,打通了艺术鉴赏和心理之间的壁垒,读来耳目一新。

两本书的突出特点是“美”。正如作者在《有画至美》一书的自序中所说:“这些画家及其作品都曾‘惊艳’到我。”两书共选了二十三位画家,跨度从文艺复兴的米开朗基罗直到现代具象画派的弗兰西斯可·培根,绘画史中的重要流派几乎都有涉及,作者在书写中顺理成章地加入了绘画的历史演变以及各流派的特点,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,不但放松了身心,也对绘画史以及各流派的特点有了深入了解。作者每表达自己的“感觉”以及由“感觉”引出的观点,还会引用世界著名艺术史家的著作来印证,“感觉”一下子变得有理有据,让这两本书不但可以消闲,也兼具了史料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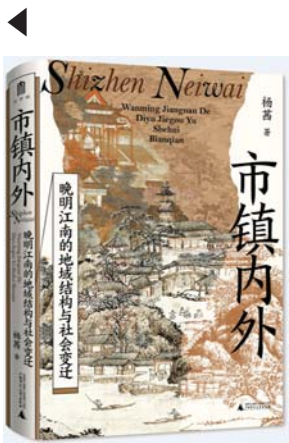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有着15年心理咨询实战经验,熟谙心理学体系、流

派、主要论断,对艺术也有敏锐的鉴赏力。于是,他隐入二十三位西方艺术家的成长经历、内心深处,在其画作中,探寻他们的性格、家族背景,他们父母的性格,他们与父母、姊妹的爱恨纠葛,他们的婚恋史,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……作者把他们当成走进自己咨询室的来访者,与其促膝长谈,彼此为镜,以“美”为线索,以“感觉”为触媒,探析名画的审美内涵,探索画家的心理轨迹:波提切利的迷惘,卡拉瓦乔的真实,米开朗基罗的执念,弗里达的坚韧,浮世绘的贪欢,印象派的烟火人生……名画中深藏的生命隐喻与人类宿命,画家的创伤、缺陷、困境的成因,画作背后的心理秘密,就这样被作者析离出来,做成药丸。

《在艺术中自我疗愈》一书中,作者写道:“假如读者也能把这本书当成一面‘镜子’,看清这些画家的创伤、缺陷、困境的成因,看清这些画作背后的心理秘密,以此对照自己的言行模式,也许会对自我的言行模式有新的觉察,由此不必走进咨询室,在翻看画册时就可以放松身心,突破经验的局限,开启自我疗愈之旅。”

这段话,提示了这两本书的心理疗愈功用:它们不仅是美的载体,艺术史的挈领提纲,表达思想和感情的工具……更可作为自我疗愈的心理自助手册。它们从审美共鸣与疗愈实践两个维度,搭建起艺术与心灵的对话桥梁,共同构成“艺术观照心灵”的完整图景:高更的画,可以看到如何提升自我的共情能力以抵制过度自恋,并与自恋型人格保持距离;克里姆特的画,可以看到母亲的抑郁情绪会造成孩子的回避型人格,而自我评判的强化将有助于重拾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;弗里达的画,可以看到“对父自卑感”来源于威权教育中的过度期待,而唯有放下身段的利他意愿,才能走出这种自卑感对未来建立亲密关系可能带来的危险。

作者洞幽艺术大师作品之“美”,探寻其背后个性心理的“不完美”,既免于艺术评论的空泛审美,又跳出心理学著作的理论说教,平易通俗,唯美亲近,读者以此为镜,便能观照自身,从而发现美的共情力,提升艺术鉴赏力,对构建健全的人格体系大有裨益。



《市镇内外:晚明江南的地域结构与社会变迁》
杨茜 著
大学问 |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聚焦晚明江南市镇的区域社会史著作,从家族兴替、经济发展、地理环境等角度展开,生动再现晚明江南市镇社会的立体图景。



《乌乡薄暮》
周蓬桦 著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本书是作者近十多年来专注于自然写作实践的一次集中梳理,也是其身赴东北森林和草原牧场进行深度考察的感受记录。



《有画至美》
《在艺术中自我疗愈》
吴克成 著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两本书聚焦名画中“一瞬即永恒”的魅力,不仅追溯了主流派的绘画史脉络,更深入剖析了艺术大师的个人成长轨迹与心理变化。

醉人的短歌

□王展

周蓬桦的散文集《乌乡薄暮》,以“我”的在场为圆点,以真实的“乌乡”与精神的“乌乡”相呼应。作家带着独特的发现与回味的视角展开,书写与“乌乡”的奇遇和对“乌乡”的全景观照。在他的笔下,“乌乡”是立体的,丰富的,更是独一无二的,是自然之乡,辽阔厚重,也是情感之乡,连接“我”的成长,亲人和特定环境下人的生活。简单的日常里弥漫着草木气息,同样酝酿出绵长的情感。

万物有灵,每一株植物、每一种动物,都有它生命的意义,都是生物链条上的一环。一滴水被我攥着,“一路上,没人知道我手里紧紧地攥着一滴水,我能感觉到它的存在。我知道只要我一松手,它就会变成一只鸟儿飞走,飞向群山。而我打算它是把它放回河流之中”。树是这个世界里的骨架,是生命延续的支撑,我发现“在乌乡,连一片树叶都没有多余的纹路”。在这里,我学会“给秋天的草籽写一封信”“祝我的美美和它的如意郎君幸福快乐,生一堆可爱的小山狸子”。希望来到春天的土鳖虫能够活下去,看见雨水后土里冒出一批会飞的昆虫,青蛇从蛰伏中醒来,在道路上留下爬行的遗迹。渺小的事物个体,被作者捕捉,放大,它们精灵般地跃动着,生发出自然之美、生命之趣。

人是“乌乡”的核心,一切生活也是人的创造。作家笔下的人物有的正面写,有的侧面写,有的用闲笔勾勒出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如《采桑葚的盲童》中,“我远远地凝视着她那一张充满稚气的脸颊,看到她的眼睛像镶嵌上去的两粒黑宝石,一动不动”。通篇写盲童的母亲,一直在铺陈,不言爱而通篇都充满爱,以盲童的出场收尾,留给读者深刻的思考。被“打劫”的四姥姥却要帮助“打劫”她的人,一位迎接了无数生命的老人更懂得助人之乐。孤独的老猎手充满自责,但有尊严,“他像一只衰老的断腿蜘蛛,蜷缩着自己的胃囊”。《老姑的春天》里充满思念与疼痛。姐姐的人生像“戳穿了包装华丽的谎言,像父亲创作的一首失败的教育诗”,反思父亲的教育。他写盲琴师和我的朋友乌力。每个人都是传奇,每个传奇都充满智慧与勇气。温情中也有悲凉,“要知道,经过去年的几场暴风雪,许多人已喝不上一杯新年的春茶”。余音袅袅,回味悠远。

散文家丁建元说:“好散文关键看语言,好的散文语言都是带钩的。”这部作品,加深了我对这句话的共鸣。周蓬桦的散文有着诗的质地,又裹满人世间的深情,每一个故事,环环相扣,每一段语言节节相连。“乌乡”之地,人、山、动物与植物没有主次,只有和谐共生,《会跑的人参》《采浆果的人》写人与植物的故事,《狼吼月》《深夜的猫叫》《三声狗叫》写人与动物的关系。他写树,写到松脂、松油、松香,写白桦树,写白桦林灯罩幸福的味道。生态之地,人们深深懂得敬畏自然、守护自然的法则,同样也会赢得自然的回报。“人在山上说话,哪怕声音不大,也会像石头一样滚下山坡,发出骨碌骨碌的声音。”这是一个相通的世界。

大山深处的“乌乡人”并不封闭的,他们有开阔的胸怀,有好客的热情,真诚迎接每一个走进这里的人们。人的涌入也改变着“乌乡”,人与环境是一个长久的新命题。

周蓬桦笔下的“乌乡”像一件神秘的外衣披在心上,好久走不出他的语言世界。这些短小精悍的短章,如一首首短歌,有着十足的精气神,迷入入心,读一遍有一遍的感动。小散文之魅,在这部作品中极致地呈献出来,欣欣然。